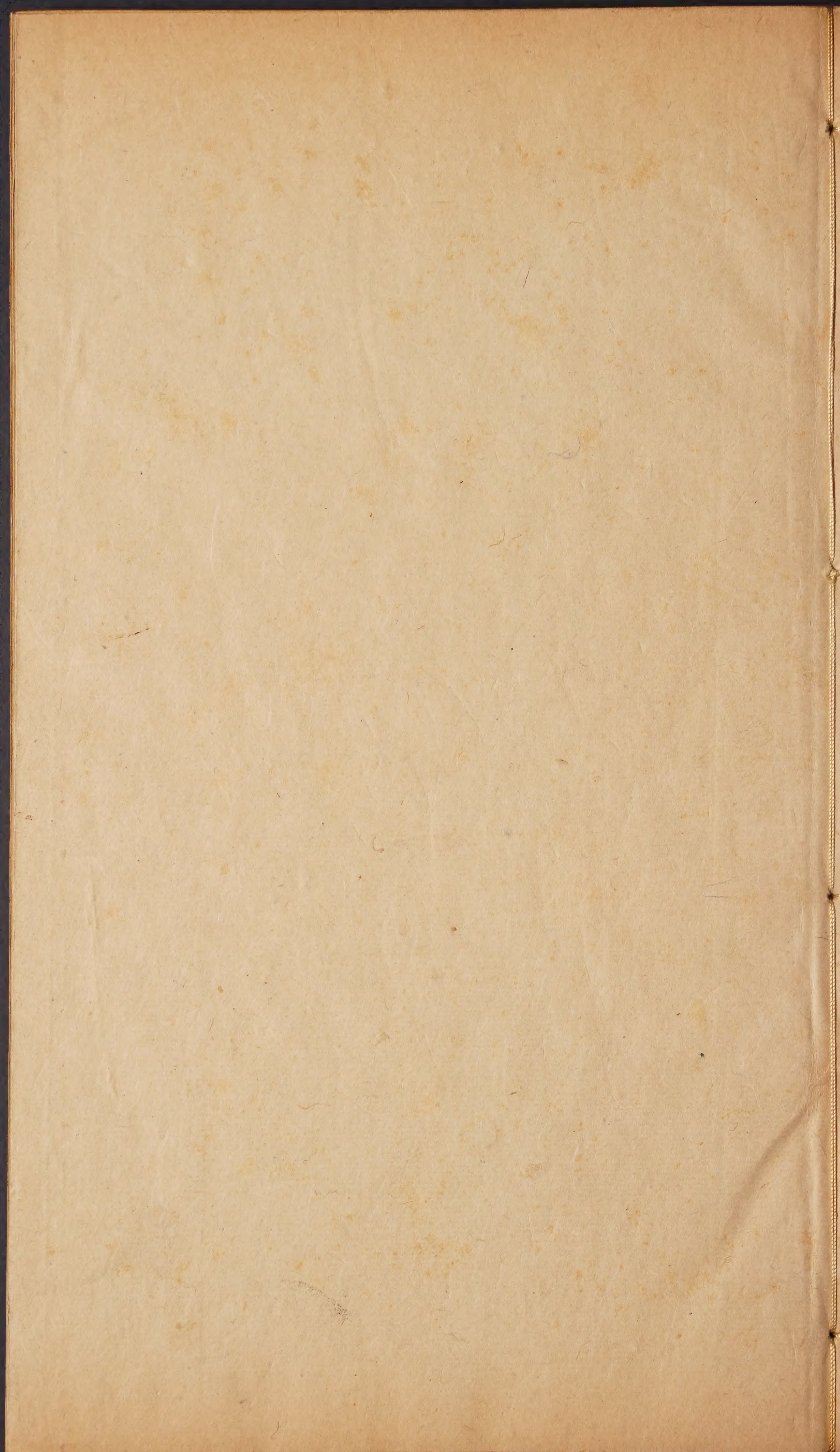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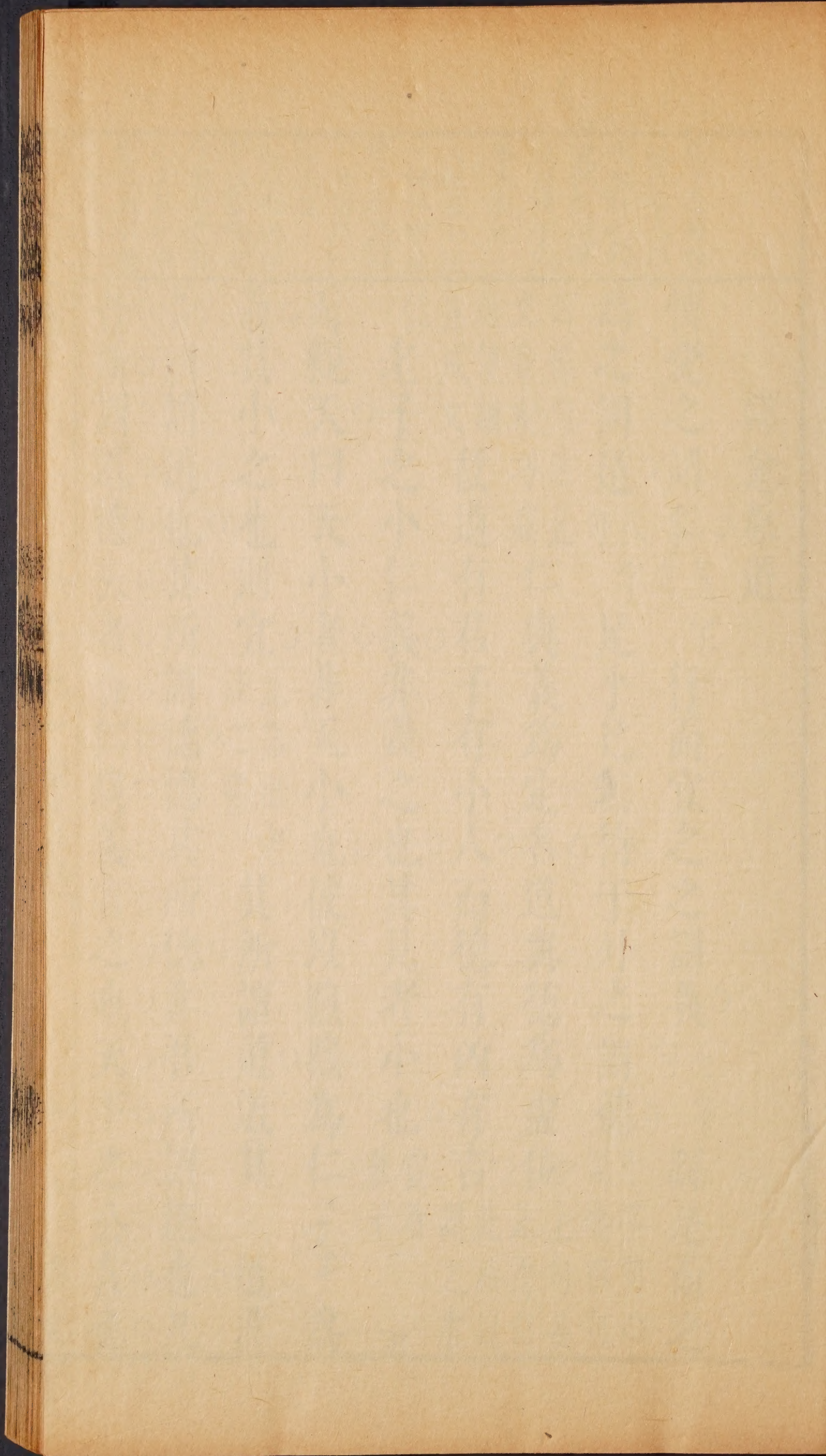






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韓吏部原道等篇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其見者小也一句分明是老子病源以下五句乃一篇主意

此以道德兩字攻擊佛老乃垂世立教之文其中博愛之說引用大學之文及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五字句）行而宜之之謂義。（七字句）繇是而之焉之謂道。（八字句）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十字句。開端四句四樣句法此文章家巧處）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上句長此兩句短便頓挫成文）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此所以謂之虛位）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當看莊子）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此語出老莊之書）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列荀楊于孔孟未免見病于宋儒亦其李之未純處

此處說人從異端衍此六句方頓挫波瀾奪目音節傾耳又翻此老佛兩段作波瀾

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此一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子胠篋馬蹄篇觀之 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 三字句 黃老于漢 四字句 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 十字句 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 孟子說歸儒今變歸字為入文公去陳言自撰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 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汙 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民人從異端之病源

以下六段皆今古相比並不覺重復

農工賈三句緊挑上古今四句讀之如迅雷不及掩耳句法亦新奇

聖人治天下有條理而此段亦描寫甚工

以下二十一

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好句法）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于人非佛老可及）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

句凡十七箇為之字句法文勢不覓重疊蓋六次轉換也

贍通濟長次宣率鋤八字下得穩當不可更易

此又見佛老之反于聖人所以可罪轉得便故無痕

一段申反覆

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勧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此一段連下十七箇為之字變化九樣句法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巒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文勢頓挫有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此數句送文暢序同意可併看何也頓挫無羽毛鱗介以

如此甚有波瀾

緊接上承古之字來文字乃錯綜

又反說一翻句法長短不齊參差可觀

此又見佛老之反于聖人處

突入帝王代古之字

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第一句四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十字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七字出短入長此是章法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第一句七字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七字句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二字章法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

突入譬喻此下復破其清淨無爲之說

就上譬喻中生出回頷甚便

宋儒訓其不及于格物致知亦是蓋天下國家許多事若非格物致知如何了得

夫所謂句轉得健收拾前面許多說話生發後面許多意思

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佛老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援大學之言）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極詆佛老之禍天下）孔子之作春

句句復說應前面作尾

再提再收道字內包德字故只曰原道

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好句法 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好句法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此二轉妙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繇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此二句短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句長 其服麻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 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此一句又長 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爲一句○連下九箇其字變化六様句法與前章爲之字相應此是

數句包大斈之旨在內至人鬼享止

軻之死句承上有力一篇精神在此

章法 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上三句一樣句法第四句便變化十三字一句來此章法也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字法廟焉而人鬼享字法句法曰斯道也何道也文有收拾有關鎖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四句絕妙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嶺如輕舟下長湍若無一句闌截便不成文章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文有頓挫繇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

一轉指緊健

此是上意貫大手段

其事行。繇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故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于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此幹轉如何收拾結得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道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人其人。句法火其書。句法廬其居。句法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是句法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出禮運其亦庶乎其可也。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有力

敖英曰昌黎原道一篇中間以數個古字今字一正一反錯錯震蕩翻出許多議論波瀾其學力筆力足以陵厲千古而莫之與京

張以忠曰闢邪崇正是一篇持世大文字至其筆力
之雄識論之偉尤可橫絕古今
又曰宋儒直欲以伊洛湖關接統洙泗不知此
公維護其間守先待後功故不小

此篇是箴規攻擊體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相參看辨論攻擊曲折詳盡道理平正辭復條暢名世之作

諍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乎哉二字連下乃疑詞學廣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薰字從孟子炙字變化來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此句便合不諫意榮字變爲華字無喜色三字變爲不色喜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先下此數句下章要用恆其德貞夫子凶以貶之愈應之曰第一段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用前言結變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直貶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

以蹇之六二二句影照見陽子不得不諫以蠱之上九形容之議論絕高

今陽子句最有力以匹夫為諫官天下望為如何也

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此一段六句是雙關文法韓公專喜用之可以為法則冒進之患生應無用匪躬一節曠官之刺興應王臣不事一句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蠱上九象日志可則也蹇之六二象日終無尤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二字句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六字句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四字句不為不加矣此三句上異下同學孟子文法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

問其三句文法本左氏來辞意穠其透切

下三段皆用三且字爲進步作波瀾

將爲祿仕一轉更覺婉至

二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五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下異學孟子文法三字此三句上同段得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

且吾聞之第二段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兩句是孟子說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

陽子將爲祿仕乎第三段問得婉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減字變換前言便不陳腐

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此一段亦孟子說看

前面意思已說盡了生意只說再說問處斡旋一節深于一節

有此一轉方有波瀾

段二提起陽子說而不犯重

明目張膽說甚疎暢最有神采

他添字減字變換前言便不陳腐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貶得婉或曰否非若此也第四段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

[illegible]衆相生有經有緯而句法亦端莊可喜

此意最高折得他心服

以聖皆無心求聞用折倒不求聞不求用句以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折倒守其道而不變句仍引二聖一賢為証甚有步驟

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堯舜熙鴻號于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緊要重復提㩀得醒學史記檀弓文法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第五段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于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

此一段最當策切當

愈擊愈緊

名世之見名世之言

以賢不賢論陽子其辭似婉而意愈緊

末自分疏而以善人能受盡言獎陽子却亦回互得好令陽子聞之亦心平氣和引過自責矣

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有權衡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前五門攻擊陽子直是說他無逃避處末一段假或人之辭以攻己其言甚峻此文法最高好盡言以招

引前說後此意尤好

就應第四問就作掉尾應起處分毫不鬆此極文字匠手

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人來攻擊者甚急看他分解得好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上一句說陽子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下一句說自身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韓文公所以敢攻擊陽子者亦靠得陽子是一箇善人必能受盡言必不怒不慫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到底不肯以有道許陽子畢竟陽城是箇好人如何泯沒得好處○此末句結得絕妙蘇東坡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逃避處結句乃云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增亦人傑也哉正是學韓子

茅　坤曰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鍵加一綫

張以忠曰開闔抑揚擒縱呼吸極神奇變化之妙而

峻論沕詞尤其激宕深婉古今絕作

此文是先生捌調叚叚有天造地設之巧真古今閧闢手也

言得之無心

筆力著論俱奇絶天壤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郤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蔽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德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

用爾雅釋文体

音調璆然色理蒼然而怨懟尤深

字句繁簡修俱極意摹造

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値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侍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

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樓昉曰看他規模布置前後節級相承處可與戴氏堂北並看

茅坤曰淋漓指畫之態是得記文正體而結局處特高

張以忠曰此文設想布局之奇位置法度之巧擬議變化之能轉折推敲之妙全有其勝而絕

無卓鍊斧鑿痕跡眞出聖入神筆也

古論大觀載許遠論茲更詳南霽雲于嵩事

以下皆補翰所不及而發揮

先了他事却辨其誣

破子弟之言

一段辨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巡上方無張字）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下載南霽雲事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開上或疑當有然字）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

洗發痛快入骨髓全是子長神解處

冷語感慨

此立論張本

三段爲二公解辨

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語方校作悟滅下或有悟之字○今按悟字無理且從諸本作語若果合有悟字即是語字之訛但以字上若有語字或誤字或語之字或誤之字即滅字下皆不當復有誤之字若以字上無此四種字而滅字下皆當有誤之字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其徒上方有而字或又疑而字當在死字之下邪土方無之字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詬或作語

以譬辨之了是
不及本事
破小人之言
以上專爲世之謗遠者訟而直之以下總并八張巡竝論本末
當時必有謂二公當去之大郡而守之不當守睢陽不已以自困者
兩人之功至今不泯以數言爲之辨案也
憤激明辨以

非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之卒或無之字）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不或無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

寒衆口

以下南霽雲事凡乞救城陷二段

生色如畫

彊兵坐而覩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功非是）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西府間（府或作州）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方無之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慷上或無霽雲字非是）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

史記文字

描寫

又即張籍言一段

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箭或作笴）歸（或作師非是）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或無霽字）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欲將或疑衍一字）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巡或作及其常方作嘗）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或無下嵩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或無嘗字）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

生色

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起方作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或無戶字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作猶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

結案

又了于嵩案

結法奇

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作呼之）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為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張以忠曰此文風裁神雋體格圓爽折誣則辭鋒陡健摹寫則神采奮揚結調迴應益復奇妙與柳州段太尉逸事並稱卓絕

西山先生云韓文當以此爲第一 此篇大槩以二又曰字述盡承福之爲人後面却就第二箇又曰以下抑之就第三箇又曰以下揚之 此文以議論行敘事體

圬者王承福傳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其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

此一段王承福所自省驗得力處故言極痛切亦昌黎所力爲洗發處故議論極轉換

應前

轉

自此至末或一句一轉或數句一轉雍容俯仰歎詠澹佚似此體格此筆力所謂妙絕古今者也

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句一字易能句二字可力焉句三字又誠有功句四字取其值雖力無媿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噫吾操鏝以入於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

就前所自見處翻案

又開一步感慨

又轉一步留作自已折衷處張本

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已不可而强爲之者耶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與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

韓公作傳全在此數語上

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張以忠曰警世名言千載藥石而文法則神奇莫禦

此文意義自孔子不怨不尤來可以明斈術正士習不特其文之工而已

業精四句特起此四句不明不公文公之意微有含蓄

以下四段具見退之生平斈力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舘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言成就人才）蓋有幸而獲選（幸字有含蓄）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以上皆勉勵學者之詞）

（迂云語健）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

叙此四段段段開悉句句彫畫

退之一生事業全在闢佛老故其文字亦只在此處膾炙人口

此兩句見文公有功于聖道處李漢叙公文集謂先生之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謂雄偉不羣者矣正謂此也

上規二字直

(兩句是讀書法)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以上稱其勤于已業)詆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補綴緝也苴苞裹也謂綴緝包裹儒術之罅隙漏孔處)張皇幽眇(道之幽而隱微眇而小者則鋪張而廣大之)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謂勞矣(以上稱其勞于衛道)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周誥謂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是也殷盤謂盤庚上中下三篇是也)佶屈聱牙(鰲濫聱讀)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藻麗)下逮莊騷(莊子離騷)太史所録(遷之史記)子雲相如同工異曲(猶樂之同工而異其曲調)先生

春至正而葩止下逮二字直貫至異曲止

至躬行處語偏參參

主張全在此數句

反前無患有司不明不公之意

以匠氏醫師引起宰相用

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以上稱文章之著見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以上稱為人之成立○孫云上四段稱美此下言其不遇正破無患有司不公不明之說然而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貶連州令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杗大梁桷椽也欂櫨二者梁上短柱也侏儒短椽之屬椳戶樞也闑門中橛也扂門扃也楔門兩旁木也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

人處自是正理有規諷時相意

引二子不過以自解然以荀與孟並似擬非其倫

青芝。四者皆貴藥玉札玉屑也丹砂朱砂也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三者皆賤藥牛溲牛溺也馬勃生濕地如菌而員且輕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屈曲貌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荀卿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鄙儒小物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叙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言二賢不遇正以自解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于用行雖修而不顯于

段片二轉勢若貫珠

有関束有照應讀昌黎之文字只于每篇結斷處細玩便見昌黎所以成一家言人不可及

衆（四句解前四段意）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上四句解動輒得咎及遂竄南夷等意）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巳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杙橛也楹大柱也）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昌陽即菖蒲也味辛無毒久服身輕不老延年豨苓即猪苓也○此段見無嗟悲尤人之心以終解弟子之意又應前醫師匠氏二説）

孫樵曰韓吏部進學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如赤

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大吉出于東
方客難楊雄解嘲班固答賓戲而公過之

張以忠曰刋落陳言獨持正論敷局布調直堪横軼
古今度越諸子

起首大意說兩句關鎖好承接緊有精神

此段論道在師師在是絕世議論可破世俗之見此篇無此說便不精神

此數句直令人慚愧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第一段立傳道授業解惑三大綱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第二段先說解惑不可無師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第三段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疑惑也難矣第四段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于

此高一等說話翻前人非生知之說

休貼人情親切

結上二句有筆力

小學句有關鎖

反覆剴論意甚切至

位卑二句妙

此篇最是結得段段有力

師。是故聖益聖。古之人愚益愚。今之人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于此乎。第五段此是雙關文法看他巧處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此是雙關文法要看他巧處或師焉。或不焉。此二段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句讀之不知或師焉與小學相貫惑之不解或不焉與大遺相貫此是文公弄巧作文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第六段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

中間三段自有三意說起然大槩意思相承都不失師道本意轉換起得佳

說得好又應前面師道處意綱目不亂結得有力

能行古道古字與篇首古之學者古字相應

道之不復可知矣。第七段四句應無長無少無貴無賤八字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第八段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言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第九段說孔子無常師問樂于萇弘問禮于老聃學琴于師襄問官名于郯子過有事之精者郎問之即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子也李氏子蟠年十七。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請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第十段收歸弟子李氏子從學之意作師說之因

洪　邁曰柳子厚荅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爲師愈是以得狂名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其言非好爲人師者也此篇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若隱若見令人難識

張以忠曰聖無常師唯道所在人唯不知學道所以不知求師烏知聖益聖愚益愚蓋繇于此語語警切大足醒世

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一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一篇又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甚多退之諱辯取此意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烏蓲草名詩音義江東呼爲烏蓲記曲禮不諱嫌名不偏諱註爲其難避也嫌名謂聲音相近若禹與雨丘與蓲也偏諱二名不一諱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

此二句設疑問不直說破

此章法也

波瀾

理强氣直意高詞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全不直設破盡是設疑佯爲兩可之辭待人自擇別是一樣文法從孟子來

此二句又設疑問之不直說破妙甚

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有議論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以証一篇之意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周康王名釗書周敬保元子釗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裼裘而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止呼爲杜度云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

自周公作詩至此凡七事變化八樣句法極鏗鏘有力

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于典三段中辯得曲折如虬龍之不可羈絡一總處尤有歸宿至于末後四轉尤奇

爲其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滸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代宗廟諱機近玄宗廟諱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宗名昞玄宗名隆基惟宦官宮妾此一段盡是不諱嫌名事再用宦官宮妾承上二段有力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抑揚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此已含周孔曾參意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取意不盡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亦以人情反說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

於宦官宮妾警策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敖　鯤曰避諱始于周人其說襍出禮記諸書然大意不過如韓公所引而已此文明白痛快無可復疑而唐人終不以為然故舊史稱韓公之文而云有大紕繆者蓋指此篇也

茅　坤曰此文前分經律典三段後尾抱前辯難反覆顯快

張以忠曰波瀾層折奇曲儁辯

此文序如書銘如詩通篇次第戰功摹倣史漢而其辭旨特自出机軸其最好處在得臣下頌美天子之體曲䕶却好文恬武嬉所以迄唐世不振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于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奴豆反又奴毛反薅器也以刺地除草詩以薅荼蓼）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帝下或有陛下字非字）乃考圖數貢（祇曰謂考輿地之廣狹許貢賦之至與不至）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

從他處叙及平淮

將起特運扭

包藏不可遺又不可露

震慴奔走率職明年平夏（綏銀節度留後李惠琳叛兵馬使張承金討斬之）又明年平蜀（劍南節度韋皐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東川節度高崇文擒劉闢以獻）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蜀下方有西川字云劉闢求都統三川方圍梓州而敗亂國不及他郡也○今按既圍梓州則方亂巴及東川矣方說非是○鎮州招討使吐突承璀詭昭義節度盧從史歸京師）遂定易定（義成節度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于有司）致魏博貝衞澶相（魏博節度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究或作窮）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刼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今按此句若作外臣則當時朝臣自以伐蔡爲不可非獨外臣也若作一二臣則當時舉朝之臣皆以伐蔡爲不可又非獨一二人也考之下文所

筆法嚴古

思與氣俱屋儁偉

以下撰次如畫觸塗可觀

遣將次第

謂一二臣同不爲無助者又正指武元衡裴度一二人贊伐蔡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唯一二臣以爲可而其外羣臣皆以爲不可耳諸本作外臣及無外字皆非是唯作臣外者得之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於或作于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并或作併皇帝曰唯天唯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天上或有大字非是或無何字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不上或有固字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音合在同州縣名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

有法

歸重度處凡三見

皆將之。延慶本或作鄜延寧慶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汝惟方作惟汝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方無服飲字或無服字有飲字或無衣服字寒下或無無字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

用意着閑語

以下諸將會戰次第

公以元濟之平由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卒擒之多歸度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實帝詔斲其文更命翰林學

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祀下或無其字）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此謂降其民于卒也故下語皆不再出人卒字○今按莊子云人卒雖聚公語亦有自也）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降下或有卒字）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比或作皆）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師或作帥非是）（洄方作廻○今按洄與史合）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

上段文段爲之見舊史公傳
成功
次賞功次第有差
叙功不速守謙慾有力量

以獻盡得其屬人卒（馳或作走）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册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音孚）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道古時已爲中丞故不復言御史也○今按古道墓志亦可考）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或無道字或作進或無國字）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頌文淋漓從横竝合繩斧同護

推原政衰弛之由小雅盡廢之故也

田興宗

王承宗李師道

刺武元衡又刺裴度不中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
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隷怠官事忘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彊
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敢惠來
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顔胤
愬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細而工

可想其喜戰之意

看用字

頌君之體武功告成太平氣象

見其無所避忌之意

見其無所勞役之意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頷頷（即頷字）蔡城其壃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牧餘憊選吏賜牛教而

王者之政

平淮之外復縱一着

用蔡人語感動鄰國

一總

惟斷二句平淮之案今所稱

結甚安閒不不盡之意

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竝疑不赦不疑繇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樓　昉曰布置回護叙事有法

又曰看他抑揚起伏鋪張回護布置收拾之法

當與元和聖德詩參看

敍　鯤曰書法謹嚴通篇只敍事不着一句議論

張以忠曰莊雅鏗鏘雍容典碩金石文章此爲冠絕

當時用段文昌改作而姚鉉亦不錄是篇

何也

又曰天子威德鋪張冠冕其文如清廟明堂如

湯盤禹鼎可稱振古絕響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叙自幼艱苦之狀平生離合之因令人悲酸其篤厚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蚤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

天倫之意藹然可掬

自吾年十八以下追敘其合離之不常卒不可合而遽死詞直情眞一字一淚

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年少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

此段爲疑信之詞言其不應死而死卒歸咎于天與神與理哀傷之意也將信其死又疑其不死又傳者以爲死看他筆端真是寫出叔侄至情有不欲其死之意雖然一轉言已亦將死同傾上寄孟東野書之意詞愈悲而愈切矣

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今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眞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强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眞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

又恐其子不得成立益見愛之深

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汝之子始十歲謂湘也吾之子始五歲謂昶也其後湘登長慶三年第昶登四年第昶生綰袞綰成通四年進士袞士年進士天之所以昌韓之後如此孰謂不可與其成立耶

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比或作此非是）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或有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月月）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

此告之欲處置其身後以

慰死者之心

復叙哀痛之情且自責其不孝不慈不不與相守而分離更有感慨意

教子嫁女又慰死者之心自是天理人情中躰帖出來

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今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赴告之體當具月日以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或作塟吾力能改塟。終塟汝于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尸。窆下棺也不臨其穴。憑上臨上或並有得字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

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于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于伊潁之上。以待餘年。盡方作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樓昉曰文字反覆曲折悲痛悽惋道出肺腑中事而盎然慈良之意見于言表

張以忠曰詞旨悽惻神情愴悼篇中隱痛處無限婉折深于洒血擗踊

文公能馴鱷魚之暴豈徒以其文哉精誠有以感之矣

今天子以下誇示唐家聲勢張大刺史威靈而復理以諭之勢以劫之曲盡其

祭鱷魚文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網繩擉刃（擉音）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托指也）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吏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

妙

此數句便得他心服

名義甚正筆力遒勁如問罪之師

此句又得他心服

此又令其率從于海使之知所趨避而且假以時日使之從容悔過縱鱷魚無知亦將俛首遠避矣

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晛晛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

與上鰐魚有知句相應

到此不可恕之

結尾似司馬相如諭巴蜀文

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鰐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鰐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樓昉曰辭嚴氣正直可感動鰐魚

林希元曰祭一鰐魚而義理正大曉諭嚴切殆與商盤周誥相表裏或謂唐文之下于漢以此文較觀未見其然也

張以忠曰公能馴鰐魚之暴固是精誠足以感之至

工自其辭理之卓音調之二更目高絕

言者稅什一凶年補敗不郊求而上下交足雖累凶年民弗病也此文鑿有根據確可施行非迂腐不知世務者可以倫比

既曰平賦當說理財而乃曰理人此何等本領

李翺平賦書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爲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

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二語危悚大足規切時政

饑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耶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繇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爲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詠

語牛切

與前段議論相照千古不易

又揭出仁義二字大本領

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歛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彊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大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

留心世道唐朝第一流人物
規畫間架整飭方嚴

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繇此道也秦滅古法壞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翺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六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步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六寸二分五厘也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為畝與此時不同從條之數則易行也一畝為古之田三畝也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一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步為一里也方一里之田九夫夫境異名也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

密

畝○畝百爲頃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爲田九頃茲時方一里爲田五頃四十畝爲古之田十六頃有二十畝也

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四十頃也爲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頃也

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四千頃也爲古之田一十六萬二千頃也

千里之都五十有四百億畝○五萬四十萬頃也爲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萬頃也

方里之內以十畝爲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爲井爲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爲閭井屋室茲時里既加大一畝之田爲古之田二畝千畝之田爲古之田三千畝校其多少亦相若矣

凡百里之州爲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甽

遂溝瀆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榔其中斬長綴短而量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千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畝率十取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

胸中若畫了了分明

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

疾撒

如親業其事者

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人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囷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囷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于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囷使勿偷饑歲并人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囷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以内于公囷窮人不能歸

經濟大手段

此富而後教之言

頌書名言

引詩証結

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烟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强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于里自千里而被於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

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張以忠曰國家賦平則公私不匱兵食兩足富強之効可立致者讀此篇文可見井田兵法之祖古人原不是鑿空語○規制精詳具大經書

又曰去佛齋復性三書見公學術之正平賦書見公治理之密

韓昌黎以文章事屬意于翺而猶嫌其未諳應事盖古文詞之難言如此

此亦是責備賢者然焉用彼相之詞得毋太激乎

一語汗下也

論事于宰相書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于進而懦于退但見巳道之行不見巳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于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爲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于人情者不少其所乖于物議者亦巳多矣奸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爲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爲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爲去就也切惟閣下能容忍亦巳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

我若引退誰輔太平自是君子意中情事以後代爲寬解一步緊一步

刻軻上崔相公曰焉知太自心者不磨勇養氣徒相公呼而出之耳又云至于中間豈無姚宋之相耶何說者局于四而不至于五六耶

爲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愼又不能顯辨其事忍恥署敕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果我爲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爲相以爲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爲相以爲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爲相亦以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于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爲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爲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爲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

者宜去留關係國家重輕大臣不去抑或有道然此正未可爲苟安者藉口可謂愛人以德者矣

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于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奬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余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惟在閣下裁之而已

張以忠曰是時崔裴二公居相位翺此書不知與誰然猶責備若此況其下者乎請今日直閣相公各書一通座右往復深維藥石不小

烈日嚴霜之筆耀星閃電之章公文較韓吏部更峻㮣而元氣氤氳亦稍刻薄矣

字字卓絕固鍛琢之精亦筆性之妙

孫樵孫氏西齋錄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體掇一作綮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洎盇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觝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爲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高祖殺建成李勣立皇后盇氏者何忘諫贊慝懲靡命也李勣爲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爲后故書李勣立皇后盇氏起皇后巳

濁亂顛倒之事淹抑不伸之氣當年未經鑒革不有史臣援直筆其誰正之

天下殺天子殺奇對

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禘祼也高宗廢王后立武后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故特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存嫌于禘祼矣條天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為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真今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攺元者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名犯武宗廟諱者何詭諫梯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裴曰若不有異謀何故白太后歸政天后遂發怒斬裴于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悖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案之守珪不從卒使亂天下故書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倣此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

結撰整造語嚴而識力更老

人藉筆以生死秉筆者可勿慎與

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塟者何不以正終去塟以示譏也懼怠去瑞示戒志沴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歐邪合正俾歸大義按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后年號行事繫于中宗之類是也操實寘例以示懲勸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張守珪以祿山叛之類是也嗚呼宰相升沉人于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于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爲史官者不能忤直骨於枯墳辭詔傀於下泉磨毫矘扎叢闇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之矣

張以忠曰清峭高卓而筆法嚴峻當是一代文龍柳
韓二公而後此爲繼武

與王霖書樵嘗得爲文眞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云王鏊序其文曰凡爲文必有法近世文章以昌黎公爲聖其法自柳柳州外鮮克知者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

與高錫望書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楊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岡及樂武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

孫可之可之卒其法中絕其後歐蘇崛起各以所長振動一世亦多能合臨川荆公得之獨深視韓差狹耳少讀持正可之文惜不得其全後獲秘閣本手錄以歸

是作史人本領

史有俚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為俚言奇健能為筆史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牵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秃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夫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泯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

風霜之口

各任憎愛手出白黑一時尚不足取信何況垂後

班孟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為史官者明不顧刑辟肉不見神惟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蹟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胸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楊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

於師者致足下。

張以忠曰體潔而貴氣雋而越一種峭拔之致橫厲無方傑然獨往

文甚古蔚

此字宙真文章

樵非獨為古蜀言也月今九大鎮大率類此耳文亦雄傑可喜

有態

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巂俱為邊城逼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曰巴蜀西逼於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文粹作挨）步且戰且進蜀遇鬬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蝱皆折及失（集作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

無琢字練句之跡而字句自超邁尋常亦然度越

嘗思救弊之策奈何循循然不知慮也

自南康公鑿青溪道以和羣蠻俾繇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巢果能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大入成都是一句門其三門是一句今文粹集本盡削其三門三字而云大入成都門乃不成語賴英華可證其非）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繇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集作戰非）而又俾其習

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有編民李權者遣子齎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邏戍捜獲之按問得實棄市至今或有踵其所爲者

每歲當給帛王將輒先市歷帛以易重帛然後散諸

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巳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捄戟而鬭邪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一作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文粹作踈）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得（集作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

逃卒當給糧下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砂補其數以給邊卒以此爲恨

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謂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効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饋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集有胥字）無怨於將軍則如之何（四字集作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張以忠曰籌西蜀利害俱有名思石畫而筆更峻絕

此是實落有用文章可與漢書魏相明堂月令等篇並讀然彼專言政令乖和此言用心乎頗尤爲探本之識

迎春奏

黑帝歷窮帝命青帝嗣其公以其無私皇帝備牲牢鼓鐘迎饗于郊東賤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陛下實行之是天乘陛下政令明昏而爲燠寒也青帝何功而饗乎寬空春之日陛下廩以時出帛以時䘏財孽牙孥拔勾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農事無所奪山麓無所伐則草木壯茁國無夭札矣秋之日陛下獄無曲次畋無圍殺則霜露不失節萬物固結矣冬之日陛下地氣不掘洩室屋不徹發則豐隆不敢繫越百蟄塞穴矣聖人之時日南無驕陽啟蟄無繁霜

浩語奇峭亦復儁永

因時布德大之本領語

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不繇者也

斗北無伏陰火西無滯霧淫昏之世反膏而波春行秋令則大水發民廬舍反氷而花冬行夏令能李花雹傷螟嚙夏行冬令則雨雹時則蝗飛蔽天旱赤雨血秋行夏令則雨血時則赤旱千里是陛下政令出乎修明則寒暑適行政令出乎淫昏則災祥屢臻其可忽乎臣又聞陛下與人爲春得華慘作和起枿生音蘖華喜滿其家汏穆歡咳如暖景時開樹色烟光覺葱龍芳蒼陛下與人爲秋得愁刮人魄風日冷白慄慄蕭索覺庭槐枯落陛下與人爲夏得變絺成襦噓爐作爐駒驅轍結雜遝噎褉門如三伏熱陛下與人爲冬得舉皆不見日凍薄人骨間間感感燈青火白門

讀之惻然

名語光天壤

無蹄轍跡顧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悴者衆也陛下肘腋皆熱中國病瘝者衆也豈陛下用心有頗焉陛下苟能平其心雖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恨言不然天將視陛下心而燠寒也

張以忠日奇矯清勁絕類超塵而文極諄切大有關涉

楊綰疏古人比文章於鄭衛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

薛登舉擇賢才疏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又曰上啟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可

舒元輿上論貢士書

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爲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駮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洎朝餔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爲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覩今之甲

以參觀

此一段詞氣激切持議高卓可謂砥時正論

賦律書皆是偷折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爲宰相公矦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爲公矦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廳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奸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書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爲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汙辱爲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

警聳

空言具文古今一轍

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耻之臣亦耻之臣又見毎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讙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毎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没皆爲陛下内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

快心之談然不拘之以格則柄國之臣時得任意增損其弊又不可勝言

士固有志固將激昂青雲俯視名位寧窮而伸吾節無進而卑其躬

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謂求賢邪遺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謬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邪是爲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士之[illegible][illegible]僻巧佞馳騖關鍵固臣之力所不能也恥不爲也故互以須才干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

泉石之怪哉。

張以忠曰三代以前闢門籲俊旁求咨訪遠不復論迨至兩漢下詔郡國舉士或賢良方正或博學宏詞或茂材異等上則有徵聘有辟召士則有對策有上書未有科目策試之設也帖括取士自李唐始唐所立科目前後七十餘條大約所崇者詩律賦詞古人言揚行舉之典漸不復聞矣况又待士卑薄有志之士寧不扼腕此書痛言極論非憤悱激而發抒暢盡

忠臣烈士安得不血淚湧流

將帥叛公卿叛三輔叛四海叛皆德宗自召千人何尤

柳伉請誅程元振疏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危必效王事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裨萬一特乞陛下少垂聽覽則甘就鼎鑊且天生四夷皆習戰鬪輕走易北獨有犬戎數萬之師犯關度隴歷秦渭牧邠涇曾不血刃直至城闕館穀向有三載綿地數踰千里謀臣不爲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爲陛下效一戰各携卒伍剽刼閭閻汙辱宮闈燒焚陵寢者何故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自朝義東滅迴紇北歸陛下以爲智力所能神明所賛委權近貴失意

神傷語慟

寡助之至

此致叛之本說到此安得不悚動而悔禍哉

元勳日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迴慮至使北指汾浦西失秦川者何故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刼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二十八日聞有警急十月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凡四十日矣天下兵一人不至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臣實知之請言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懼陛下不練上卒踈遠賢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陛下必欲救今日之急存宗廟社稷即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

循此數言便足爲中興令主

罪已以收人心此第一策

出內使配隸諸州以朝恩勳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兵馬迴付漢官使朝臣百寮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文武然後大下明詔削去尊號引過歸已深自刻責誓與下寮將相率德勵行後宮嬪妃且移別院與宰相已下晝夜論政下詔云若天下勳臣知予自新許予改過即召募將士來赴朝廷若以爲舊惡未悛修身有闕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請一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雲集闕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伏乞陛下讀臣此表一二十遍親與朝廷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置

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但願行之死無所恨陛下若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重事伏惟
陛下審圖之

張以忠曰極陳痛說血誠可鑒

此文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
攻守二字説得開
此扁意思層疊詞意渾厚葢唐文之尤粹者

牛僧孺守在四夷論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葢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葢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

見得深透

復推入氣沛而勢宕

二語轉入最緊醒

國淪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鞞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覩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也聽鼓鞞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懵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讐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

歷舉其攻之甚于四夷者下又段段引證此六切純正

結斷有力止舉幽王折証

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若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眈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夫王者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爲嗜欲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以爲

犬戎五胡尚不關于四夷是極醒目處

犬戎所滅僧孺以爲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僞烽嗷嗷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姒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繇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竝興生人滅半然後戎夷乘間敢有窺覦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繇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先守其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裴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不知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也因文字以附簡編

之闕。

張以忠曰沈尹戌謂天子守在四夷蓋明其德足及遠非專事四夷之謂也牛僧孺謂不及守身爲非垂範之言似過翻駁而文固精醒雄快可作宸箴

此乃結調布詞渾濃淋漓乃有奇拔

遁無心乎故人等自傳

起手似講道學忽焉出奇

陸希聲君陽遁叟山居記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羡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溪之上古謂之湖㳇渚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溪曰蒙溪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爲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亦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溪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谿山之神于庭酌而飲頤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頤者曷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

不窮閎肆無博固稱奇暢然竟讀之格力卑竟不如韓柳韓高邁柳姿潔以此較彼風斯在不矣

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霜雪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管以爲茭藉養竹箭以爲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槁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荄養櫲樟之樸不爲幹材養鈎棘之蘖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蘚梗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蓍庚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函氣養蟒虺蜂蠆以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竄爾實又酌

竟成兩大比文字風流濃楮此昌黎之風也

發揮願蒙二義無遺

正說

而飲蒙溪曰吾所以命夫溪之爲蒙者取于以決也子其決于夷壤以發其源決于塞塡以通其流決于腴畝以施其潤決于涸澤以溥其意決于廣陂使介鱗蕃育決于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于險阻以賁其悍激決于林藪以縱其墊溺決于舄鹵以嗇其施決于池籞以専其利決于甽竇使黽蟹爲菑決于沮洳使鼃黽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于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溪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于道而不希于世養吾行于得而不眩于俗養吾浩然

持論尨雜

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願又將決吾心于仁義使不違決吾心于中正使不過決吾身于天命使不憂決吾跡于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竭吾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參乎

張以忠曰獨出心裁神奇橫溢

